



■ 中使馆前的和平抗议十年如一日从没有间断过

美国警察：“我想来这里坐一会”

【明慧网】(明慧记者美国华府报道)陶丽莎是住在美国华盛顿 DC 的法轮功学员。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陶妈妈和其他学员一起, 不约而同都到了中使馆前进行和平请愿、讲真相的活动。

转眼十年过去了。回想当年,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一天傍晚, 一个中使馆的人出来跟陶妈妈辩论, 说是把法轮功的书都看了, 并说了一些诬蔑的话。陶妈妈向对方说: “很好, (看了书) 那是你的福份。”并从兜里拿出《转法轮》说: “你看完这本书, 看过哪一句话, 你觉得他是邪的?”当时对方说不出来啥, 支吾其词。陶妈妈接着说: “我所有法轮功的书都有, 你说你看过所有法轮功的书, 现在你进去拿, 你拿出来哪一本书有问题的, 我们共同探讨。”陶妈妈还善意地提醒对方, 若他听的都是来自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不实报导, 而不是李洪志师父说的话、法轮功录像及书籍, 那是不着根据的。

在华府中使馆前, 经常能见着友善的警察与路过的民众高举大拇指, 汽车的鸣笛声, 支持着学员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二零零一年美国“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一天, 有名警察坐在中使馆前的长凳上, 陶妈妈就上前跟他打招呼。这名警察表示, 他每天上快十二小时的班。陶妈妈说:

“如果你们工作很忙, 法轮功这儿你们就不必来。我们在这儿这么久, 永远都是非常平和, 不会有任何事。”那位警察说: “你们来一百, 或是来一千, 个个都是‘真、善、忍’的人。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吗? 因为我快累垮、很累的时候, 我在(你们)这里坐一会儿, 我觉得很舒服。所以累了的时候, 我就想来这里坐一会儿。”◇

的情况(这位女学员的病情很重, 是家人推她来的), 并祥和地问她说: 你能站起来吗?

只见师父的右手手心向上、手指向前直对这位女学员的后背, 这位女学员有气无力地点点头说: 能, 接着就慢慢地站了起来。这时师父接着说: 你能走吗? 只见师父将右手手掌立起, 手心直对她的后背, 她又点点头说: 能, 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师父又说: 你能跑吗? 她说: 能, 就跑了起来。

在场看到的学员都为她鼓掌, 这位女学员跑了一圈。师父就叫她回来坐在轮椅上, 继续为她调整身体, 最后只见师父在她腹前一抓, 双手端起(就好象用双手托着象脸盆大的重物一样), 走到旁边用力甩出, 然后对这位女学员的家人说: 她现在很虚弱, 下午我讲课的时候, 你们把她推到讲台的最前面。

师父说完就走进了礼堂。当时的情景真是让我激动得只是流泪。课后这位坐轮椅的女学员是自己走出礼堂的。每当我与同修讲起这段事情时, 师父那慈悲的目光、祥和的面容, 那每一个动作都浮现在眼前。(文/北京大法弟子) ◇

明慧週報

•城市绿洲•

第 235 期 2009 年 7 月 31 日

英国各界谴责中共迫害

……不与人类的敌人为伍……

【明慧网】(明慧记者唐秀明伦敦报导)十年反迫害之际, 英国法轮功学员举行了系列讲真相活动, 其中主要包括七月十五日下午于国会举行的题为“中国悲剧”研讨会、七月十八日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的反迫害游行等。

英国国会议员大卫·豪沃斯议员(右上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英国政府应该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法轮功的问题, 而不是泛泛而谈人权问题。对于从英国到中国去进行器官移植的问题, 政府应该严肃对待并采取限制措施。”

杰拉德·贝坦先生(右下图)是英国独立党欧洲议会议员, 他在议会广场上的集会发言中, 高度赞扬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勇气。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贝坦议员表示: “我现在知道了, 在一个象中国这样的国家, 人们要站出来说话得需要巨大的勇气。”“尽管政府需要考虑如何维持国际贸易, 而且我得知 BBC(英国广播电台)因为害怕自己在中国的生意受到影响而不敢在今天集会上露面, 但是我个人还是希望他们认真想想, 绝不能与人类的敌人为伍。”◇



北京面授班期间的神奇事

【明慧网】我一九九三年七月有幸参加了法轮功师父在北京讲法传功办的第十一期班, 十堂课, 星期日是上、下午各一堂课。

记得在星期日中午, 我在礼堂外的空场上休息时, 看到师父从远处走来, 我马上站了起来。只见师父直向一个坐轮椅的女学员方向走去。师父到那里问了一下她

祥和地问她说: 你能站起来吗?

只见师父的右手手心向上、手指向前直对这位女学员的后背, 这位女学员有气无力地点点头说: 能, 接着就慢慢地站了起来。这时师父接着说: 你能走吗? 只见师父将右手手掌立起, 手心直对她的后背, 她又点点头说: 能, 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 师父又说: 你能跑吗? 她说: 能, 就跑了起来。

在场看到的学员都为她鼓掌, 这位女学员跑了一圈。师父就叫她回来坐在轮椅上, 继续为她调整身体, 最后只见师父在她腹前一抓, 双手端起(就好象用双手托着象脸盆大的重物一样), 走到旁边用力甩出, 然后对这位女学员的家人说: 她现在很虚弱, 下午我讲课的时候, 你们把她推到讲台的最前面。

师父说完就走进了礼堂。当时的情景真是让我激动得只是流泪。课后这位坐轮椅的女学员是自己走出礼堂的。每当我与同修讲起这段事情时, 师父那慈悲的目光、祥和的面容, 那每一个动作都浮现在眼前。(文/北京大法弟子) ◇

【明慧网】(明慧记者荷雨采访报道)金菊曾是篮坛宿将,现居加拿大多伦多。她挺拔敏捷的身态让人难以置信她已年过花甲,更难想象她当年曾因运动创伤瘫卧在床。

“我经历过贫苦的童年,在拥有成功事业之时又两次瘫痪……可现在回首往事,对于这些人生魔难,我却心存感激,因为它成就了我大法修炼的机缘。”接受专访时,金菊以这样的开场白开始分享她的人生经历。

苦涩的梦想

一九四八年的秋天,金菊出生在山东一个贫寒农家,在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七。看着院子里大片凌风傲霜的菊花,爱好书法的父亲给她起名金菊。

“一岁时,我出麻疹死了过去,停放两天后,大家把埋我的草都备好了,可第三天我又活了过来。”十九岁那年,因体育特长,金菊被部队体工队选中,进入军区和总后勤部篮球队,命运才出现了转机。她在球场上挥汗拼搏了十几年,从球员到教练,获奖无数。尽管收入增多了,金菊在生活上一向节俭,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给了妈妈。她说,“我那时只有一个梦想,就是让妈妈不用再借钱过日子。”

折断了风帆

八十年代,金菊从部队转业到北京一所院校的教务处,从事管理工作。她不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转行学习了影视编导技术,后来学院成立影视制作公司,她担任主管技术的副总和制作部主任。“我们拍行业专题片,拍广告、电影和电视,做电视台的媒体代理,生意红火。我个人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变化,有了大房子、好车子,还有专职司机开车,不仅让我妈妈过上了好日子,还帮助亲人们摆脱了贫困。”金菊觉得自己的人生扬起了风帆。

然而就在她踌躇满志之际,厄运再次降临。一九九五年一次出差回家后的第二天早上,金菊想起床时,全身动弹不了,瘫痪了!当时丈夫出差在外,她孤独无助地躺在床上,她说:“回顾人生,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没为自己活过一天,就成这样了。令人心寒的是,以前‘关心’自己的组织不见了,只有年迈的姐姐忙前忙后地照料自己。与其这样活着,给亲人造成这么大的痛苦和负担,还不如就此了结。我想爬上阳台翻下去,可我当时连这个能力都没有!”吃了无数苦,几个月后她终于能撑着双拐站起来了,但成了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的残疾人。

脱胎换骨

九六年有朋友向金菊推荐法轮功,初时金菊并不相信,可当读完《转法轮》,她感到书中谈到的种种社会现象、人的幸福与苦难的根源等等,把自己所有的疑惑全解开了。金菊立即找到炼功点,开始了修炼。可炼了不到一个月,她突然又瘫在床上起不来了。家里人都着急上火,可这一次的金菊却格外平静:“自己的身体反正用药也医治不了,何况都已得法了,即使就这么死了,下辈子接着修,没什么可遗憾的。”“我就静静地躺在床上抓紧时间读《转法轮》。就在第七天,我突然能自己翻身了,我试了试,能坐起来了,能下地,能站起来了!身体有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比我年轻打球时的巅峰

人生无悔



状态还要轻灵,走路轻快得象要飘起来!”

“我第一次瘫痪时,悲伤欲绝的姐姐都不敢在我面前流泪。见证了法轮功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姐姐觉得我师父的恩情大过天,我们家在北京的亲人们都因此走进了大法修炼。”后来,金菊还专程回以前的部队,跟战友和领导分享大法的美好,他们中好多人也都开始修炼并从大法中受益。

迫害

然而,这么多人的幸福却被中共的迫害给断送了。从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共预谋打压法轮功开始,金菊就和其他学员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希望能有修炼的自由和做好人的权利。“然而我好多亲人因此被抓,我自己也几次被捕。我跟来‘转化’我的警察说,在我瘫痪最无助的时候,是大法救了我,使我从新站起来。人不是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吗?师父对我有再造之恩,我怎可能去听信那颠倒黑白的谎言而背叛师父呢?这样好的大法,当他受到诽谤,我能不出来说句公道话吗?”

“令人痛心的是,中共打压法轮功不知毁掉了多少人!象我大哥,他因修炼法轮功而无病一身轻,后来却因无力承受连年的迫害,放弃修炼后疾病复发而亡。如果没有迫害,他应该还健康长寿地活着啊!”“我认识一位北京学员,已怀有七个月身孕,被四个警察用门板压在身上踩压、逼迫‘转化’!那些警察也是母亲所生养啊,竟败坏到如此天良尽丧、人性全无的地步。人不难想象,当‘真善忍’被从人心中抹去,这个世界将走向何处?等待人的会是什么?”

踏上自由的土地

二零零四年,金菊来到加拿大这片自由的土地,全身心投入反迫害。有不明真相的人问她,“反华势力”给了多少钱,要来干这个?面对误解,金菊平和地说,“如不是真心觉得大法好,给你多少钱,你愿去天安门广场喊‘法轮大法好’?我们在这里告诉你真相,不求任何回报,只希望你不被谎言欺骗,是真心为你好。”

金菊告诉记者:“修炼以前,我觉得自己最幸福的事,是在比赛中拿冠军,是买好车子、购大房子。以前,我会执著开什么车子、住什么房子、穿什么牌子,会在意人的身份和地位。现在,我住着小房子,以自行车代步,吃着粗茶淡饭,不再穿意大利名牌,用省下的钱去讲真相、反迫害。”金菊说,她明白了金钱名利全是身外之物。“在生老病死的规律面前,人人平等,当时就是用我全部的家产,也换不回健康的身体,访遍天下的名医,也找不回愉悦宁静的心境。”◇

